

相由心生

那门里忽然走出一个老者，但见他——

穿一领黄不黄、红不红的葛布深衣，

戴一顶青不青、皂不皂的篾丝凉帽。

手中拄一根弯不弯、直不直，暴节竹杖，

足下踏一双新不新、旧不旧，擎鞞靴鞋。

面似红铜，须如白练。

两道寿眉遮碧眼，一张哈口露金牙。

您注意到没有，这里的人们，对老孙哥儿仨的恐怖感很低。扭捏斯文状的老孙撞见的老汉，见到獠牙狰狞貌的猴哥，只是吃了一惊。等到老孙说完来历，那老者立码儿放心笑了，甚至表示自己是一时的老眼昏花，才做出

不礼貌的吃惊表示。老汉的话当然是给老孙面子和台阶，可是同时能看得出来，他对老孙并不十分害怕。等到老者见到了完全没有人样的八戒、还有老沙，也不觉得他们是怪物，却是认为他们俩相貌稀奇如罗汉下界、这老哥是又惊又喜。

后面那老孙买糕，干脆那买糕少年对老孙直接无感，一丁点儿惊讶都没有。大圣拔根毫毛，变个铜钱，问那人买糕。那人接了钱，不论好歹，揭开车儿上衣裹，热气腾腾，拿出一块糕递与行者。

再等老孙窜到翠云山芭蕉洞遇见的樵夫，樵夫也完全没有把孙悟空不当人看。行者近前作礼道：“樵哥，问讯了。”那樵子撇了柯斧，答礼道：“长老何往？”

这说明了什么？一方面，可能说明了这方土地的居民，见惯了怪模怪样南来北往的人。更可能是，表明了玄奘师傅去掉了对徒弟们丑陋样貌粗鄙举止的分别心。当他不再自我清高、有嫌弃分别心，别人眼里的他的三个徒

弟、也不那么引人惊恐了。当他具备了这样的宽容，圣贤僧的仪态涵养，就不知不觉的具备了。

（选自《西游记》《西游漫注》）